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21

我成了透明人

“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不是它们技艺不精，是我接得不够。”我说。

从此，持续几天的冷战这才得到缓解，不过她的情绪还是有些低落，其中一个原因让我极为惭愧：那年她放弃与父母去青岛旅行的机会，只为某天与我一起看海，不料现在我撇下她一个人跑到海边了。

“即便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海，我看见蓝天大海时会发出很无知的

惊叹，你却已经习以为常，感受不到惊喜，那样终究有些扫兴吧。”她遗憾地说。

她从未看过大海，我这里虽说是黄海，但没有树木和礁石，只有一望无际的沼泽滩涂，海水像咖啡一样混浊，并且经常刮六七级海风，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。

我怕破坏她对大海的憧憬，也怕她担心我，于是没有辩解，只是承诺以后带她去海南旅行。我高高地举起手机，试图让她听到潮水拍岸以及海鸟啼鸣的声音，可她根本听不见，只能听见呼呼的海风。

无论在哪个环境，新人都不不得不在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上接受考验，尤其是老板“钦点”的新人。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们可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，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甚至是刻意被安插进来的耳目。

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人。

虽然活动板房搭起来了，人员和机械也已入场，但业主、监理和施工三方整天不停地开会，工程尚未正式启动。我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也不清楚我的具体职责是什么，只能在项目部查看图纸，向同事们展示我的真诚与友好，可是这帮老哥们儿走南闯北多年，认为我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，开始让我干一些琐碎的活儿。

“小吕啊，快去给张总泡一杯茶。”

“小吕啊，把这个合同复印三份。”我无可奈何，只能一会儿在办公室充当文员，一会儿在工地跑腿。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半个月，他们渐渐习惯了，我也习惯了，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谈论一些令我不悦的话题。

“哎，上大学有什么用？在学校读书都读傻了，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。”有人当着我的面这样说。

“是啊，早知道我就不上大学了，真后悔。”我只能这样自嘲。

厨师老康的家里出现变故，急匆匆地请假回去，我不得不临危受命，暂管厨房的工作，一个人做饭炒菜。中午，大伙一边吃着现成的，一边指手画脚地挑剔饭菜的毛病，丝毫没有一句感谢的话。

“哎，不如老康做得好！”

他们吃罢饭，把碗筷一丢都走了。

面对满桌子的狼藉，我感觉一股火气升腾着，却又不知道如何发泄。凌一尧喜欢把下厨的任务推给我，却从来不让我饭后洗刷，声称“洗碗不是男人该做的事”，而现在这帮人竟要我给他们洗刷碗筷。

生气归生气，晚饭还是由我来做，一大锅清水煮面条，至于菜就别指望了。

“碗筷怎么还没有洗？”有人惊诧地问道，并将目光投向我。

“要洗吗？”我佯装毫不知情，“我以

为你们中午把碗留在这里，是想留到晚上继续用呢。”

周围的气氛一下子降至冰点，他们面面相觑，我吃着面条，丝毫不理睬他们。最终，他们还是拿起各自的碗筷清洗去了。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尴尬的一顿饭，大家都不说话，甚至故意吃得很慢，以免成为打破沉默的那个人。

“老康没回工地之前，轮流做饭，碗筷自己洗。”我说。

没人提出异议，那便是全票通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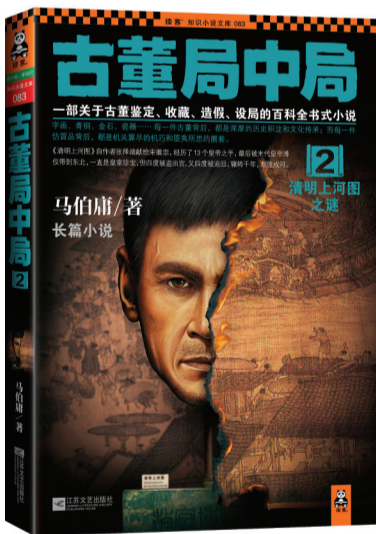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没有人再亲昵地呼唤“小吕，倒杯茶”，我几乎成为一个透明人。我原先还在气头上，觉得自己做得一点都没错，但等我冷静下来后，又觉得自己过于锋芒毕露，只得打电话给老刘，主动告知了这件事情。

“年轻人，要受得住气。”他说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：“但也别总做好人，在这个社会，好人是要被欺负的。”

很快，我的处境又有所好转了。

监理公司原先的总监与我们相处得不错，一路都开着绿灯，项目部也享受了一段轻松的日子。但好景不长，业主方对这种绥靖政策颇为不满，监理公司重新派了一个总监过来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新总监要好好表现自己，第一天便到处指手画脚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24

古钱大齐通宝

中黄字门的家主，烟烟的亲爷爷。

“您放心，我这次去南京，一定会把烟烟救出来。”我低声表了个决心。

“就凭你？”黄克武冷哼一声，“若不是我要去香港，怎么也轮不着你来管我们黄家的事。”

“您要去香港？”我大感意外。我以为他是专门来南苑教训我的，原来也是赶飞机。

“还不是你这个自作聪明的蠢材害的？”黄克武瞪了我一眼。

“手伸过来。”黄克武说。

我老老实实伸出手去，黄克武右臂轻抬，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右手。我不敢挣脱，突然觉得手里多了一件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发现是一枚内方外圆的古钱，这钱很小，直径也就两厘米左右，极轻，边上缺了一点儿，锈迹斑斑。我拿起这枚古钱，就着灯光去看，等看清了钱上的文字后，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

这，这是大齐通宝！

古钱又称古泉。玩这个的人都知道收藏界素有“名珍五十，宝泉十流”的说法，指的是50种珍稀钱币，其中有10种极为罕见，被称为宝泉，其中就包括大齐通宝。

这枚大齐通宝，是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国主李升所铸。李升开国之初，叫徐知诰，定国号为大齐，铸造了一批大齐通宝。次年他改名李升，改国号为南

唐，这些钱被收回重铸。因此大齐通宝传世量极少，目前只有两枚，其中一枚边上缺了一点儿，称为“缺角大齐”。“缺角大齐”原本被晚清一位叫戴熙的名士收藏，他极其喜爱此钱，太平军攻打杭州时，他把这枚钱深埋地下，投水自尽。后人在戴家宅子挖了十几次也没挖到“缺角大齐”，成为泉界一大悬案。

“拿这个去，戴鹤轩这个王八蛋应该喜欢。”

黄克武显然是对我没什么信心，所以拿出了这枚黄家珍藏的大齐通宝。对他来说，什么宝贝都不如自己孙女的安全重要。

他告诉我，戴鹤轩在解放初期是文物局的技术骨干，本名叫戴小平，精通摄影。那套用来鉴定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高清照片，就是出自他手。不过这人有毛病，到处拈花惹草，连着出了几回事，文物局领导只得把他调回原籍在南京窝着。

到了改革开放初期，他摇身一变，居然成了一位国学大师，戴氏气功门徒无数，在江南一带很有影响力。考虑到他的影响力，又和五脉有点渊源，黄克武就派黄烟烟去游说他，如果戴鹤轩愿意合作，整个南京乃至两淮就盘活了。

“明白了。”我说，忽然我又想到一件事，“对了，黄老，有人托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您认识梅素兰吗？”

一听这个名字，黄克武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愤怒了。我把成济村的事情讲给他听，黄克武半天没说话。

我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水盂，递给他。黄克武接过去，看也不看就揣到兜里，态度十分冷淡。我好奇地问：“您和她之间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”

“哼，那些都是过去的旧事，跟老朝奉没关系。我跟那个梅素兰之间早就没什么纠葛了。你的任务就是把烟烟救出来，别的事情别管！”黄克武把我的话给堵住了。

正好这时有人过来招呼黄克武登机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出几步后，忽然又回头看着我。

我以为他还在担心，拍着胸脯再次表了决心：“您放心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一定要把烟烟救出来。”

“无论任何代价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果是让你违反原则，比如去造假或杀人呢？”黄克武眯起眼睛。我一愣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黄克武又说：“当现实逼迫你违背原则时，你该如何处置？这个问题是老刘让我问你的，你现在不必回答。不过你早晚都要面对，自己可要趁早想清楚。”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

方震办事效率高，也就一个小时，他就将我带到了南苑军用机场。他把车径直开到候机楼前的大门处，我拎起旅行包下了车。方震从车窗探出头来：“里面有人等着你。”

我提着行李，走进空空荡荡的候机楼。只见一个人穿着唐装，坐在灯光下的一排塑料座椅中间，正襟危坐，如同钟楼上的那口大铜钟。

“黄老爷子？”

端坐在那里的居然是黄克武，五脉